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研究

华媛媛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国生态女性主义
学批评研究

华媛媛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华媛媛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352-2

I. ①美… II. ①华… III. ①妇女文学—文学评论—美国 IV. ①I7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2194号

责任编辑 安静
装帧设计 马诗音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61千字
开 本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2.75 插页2
版 次 2014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352-2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绪 论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是一种新兴的文学批评理论。美国生态女性主义于20世纪90年代在文学研究领域确立了自身的存在,同时,批评家们“正式开始把生态女性主义视作文学批评领域内的一部分进行研究”^①。从那时起,批评家们开始了对文学作品和文化意象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至今已有20余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种批评理论有着古老的文化传统,又在新时期呈现时代特征,在当代百花齐放的文学理论流派中别具一格。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应用到文学批评领域的新的批评方式,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跨种族、跨阶级的文学批评理论;是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环境运动、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生态批评、环境正义、环境伦理学等多种社会运动、哲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碰撞交汇的产物。

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期。由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外来性质,它所使用的话语范畴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文化的色彩。然而,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生态关怀已经超越了文化的樊篱,成为全世界心系的共同话题。那么,中国自然可以在全球化的跨文化视野下,吸取并批判性地学习西方生态思想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根植于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华文化的生态话语。

虽然到今天为止我国初级阶段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只

^① Greta Gaard and Patrick D. Murphy. "Introduction", in Greta Gaard and Patrick D. Murphy, eds.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p. 5.

有十余年的发展光景,但国内学者对其的热忱与日俱增。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发表文章,或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初步探讨,或对某一作家的作品进行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个案研究,或对某一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想进行探讨,或对某一篇有特色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文章进行翻译。笔者也尝试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方兴未艾之际,对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总体研究,为我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笔者认识到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支与众不同的文学批评理论流派,在对待生态危机的认识上呈现出独特的观察视角。然而,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还不算成熟和完善,其在成长和发展的道路中也历尽了荆棘与坎坷。然而,其呈现出来的激进性与批判性、包容性与入世性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笔者希望以一种审慎的态度看待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内涵和特征,并本着客观的立场和态度对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旨在为我国当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增加一些新内容,并希望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共同致力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探讨和研究。

我党在十七大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八大又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党章,充分体现了我国对生态危机的重视。霎时间整个社会似乎出现一种泛生态化的趋势,“生态”(eco-)这个词从名词变成了前缀,甚至演变成了一种文化,似乎所有词汇只有与生态相关联,才能体现出时代特征和人文关怀。虽然也有学者从语言误用的角度探讨这种误用存在的现象和原因,但是,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泛用也具有积极的导向,因为它体现了各行各业、各种领域对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的重视和关注。这个词语与工业、农业、环境、城市、旅游、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视角,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种重视和关注也表现得相当鲜明,“生态文明”、“生态政治”、“生态伦

理”、“生态哲学”、“生态思想”、“生态批评”等人文领域的词汇逐步被创造和使用,并在使用的过程中得以普及。

“生态”一词是时代的产物。步入 21 世纪后,全球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巨大考验,这种考验是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人类在地球上生活,地球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人类在自我发展的同时本应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关爱和保护这方家园。然而,自诩为大自然主宰者的人们,却肆意地剥削和践踏其赖以生存的土地,疯狂地对自然进行索取和掠夺,致使遍野荒山上没有一处绿色,干枯的水渠显见黑色的污浊。这种几近疯狂的剥削和践踏,造成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而这种自然生态的恶化,给整个人类世界和自然界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面对这种自然环境的恶化,西方思想家开始了对其“绿化”的思考和行动,开始了他们“绿色”的“生态”征程。“生态学”(ecology)这个词最早由德国科学家欧内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在 1866 年首次提出使用。生态学被定义为一种研究生物有机体彼此之间关系以及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交叉性科学。我们通过这个定义可以窥见生态学的基本内涵:第一,生态学是一门交叉性学科;第二,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生物有机体、各生物有机体彼此之间的关系、有机体赖以生存的环境,及各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生态学在其初始定义中研究的重点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有机体彼此之间以及有机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虽然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生态关系绝不仅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而是对所有有机体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系统思考。而人类,只是这广袤自然界中的一种有机体而已。

放眼西方,英国著名生态文学家利物浦大学教授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在《大地之歌》(*The Song of the Earth*)中对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进行了描述:“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却早已进入危机四伏的时代。大难临头前的祈祷都是那么相似……全球变暖,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海洋被过

度捕捞,沙漠迅速扩展,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物种加速灭绝……我们生存于一个无法逃避有毒废弃物、酸雨和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①,同时贝特号召文学和文学批评领域对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进行反思,并对解决生态危机的急迫性提出呼吁:“文学批评怎么能不直面这样的世界?怎么能够不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②其实无论是文学家、文学批评家还是哲学家,无论从哪种层面入手对生态环境恶化进行反思,无论在哪个方向对人和自然界的关 系进行研究,都在试图解决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文明的发展是否意味着生态的倒退?什么才是人类、自然和非人世界和谐共存的生存模式?产生这种生态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怎样做才能进行有效的弥补?是否存在最终的解决方案?

然而,在这种对生态进行思考和研究的声音中,似乎很难听到女性作为集体发出的独立思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女性发出的声音。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生态文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于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反思就引起了全社会的思考和重视。卡森虚构了一个城镇,这个城镇“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若干个翻版。她在书中讲述了这个城镇如何从“迁徙的候鸟在整个春天”的蜂拥而至,到“仅见的几只鸟儿气息奄奄”浑身战栗的“没有声息的春天”^③,她对人们提出了无视破坏自然后果的严正警告,她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普遍流行的与自然为敌的征服自然、挑战自然的观点。受之影响,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环境保护运动大规

① Jonathan 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4.

② Jonathan 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4.

③ [美]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模开展,这部著作也被称为“当代环境保护运动的起始点”^①,卡森由于她具有环境意识的自然写作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她被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寂静的春天》也被视为和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并列的改变世界的重要文学作品^②。

我们感激这些哲学家和文学家们发出的强有力的反思之声。同时从卡森将《寂静的春天》一书献给“申明‘人类已经失去预见和自制能力,人类自身将摧毁地球并随之灭亡而灭亡’的艾伯特·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③之时,我们也认识到这表明了西方这种对生态环境的反思和思考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了,而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重视生命之间存在的普遍联系的“敬畏生命”(reverence for life)^④的观点,也被视为是当今世界和平运动、环保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通过以上人文领域对生态和环境恶化的深层思考,我们发现,人们不是对保护自然的重要性一无所知,那么究竟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使人类一再就范、一错再错?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丢失了什么?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遗漏掉了什么?各界的智者们继续着思考。在对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探讨的思考中,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无疑是别具风格的一支。它给思考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把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转移到对父权制^⑤中心主义的谴责,并对

① [美]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IX页。

② See <http://earthobservatory.nasa.gov/Features/Carson/>, accessed by April, 2012.

③ [美]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④ “敬畏生命”是施韦策伦理观的中心思想,也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哲学观点,人和其他所有的动植物一同生活在地球上,所以人类,不分种族、阶级、性别,都是地球上其他动物、植物的兄弟姐妹,人类有理由尊敬或敬畏所有的生命形式。

⑤ 父权制原是社会学范畴,是指原始公社后期形成的男子在经济上及社会关系上占支配地位的制度。由于男子所从事的畜牧业和农业在生活中逐渐起决定作用,造成氏族内男子地位的上升与女子地位的下降。又由于配偶制婚姻的出现,子女的血统关系由确认生母转为确认生父。这样就形成了以男子为中心的父亲氏族公社(参见《现代汉语词典》),后被米歇尔引入女性主义批评领域,认为父权制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开始了女性主义视角对父权制的讨伐。

下述问题进行思考:西方父权制思维模式是否对当今的生态现状负有责任?如果有,这种责任有多大?男性与女性、自然与文化是否对立?如何解决现存的生态环境危机?生态女性主义最初以社会运动形式出现,而后发展到哲学领域和文学领域。文学批评家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做出了强烈的回应,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作为批评武器,对文学经典展开了生态和女性双重视角的重审。

自然、人性和文学艺术的联姻又有着古老的传统,也是几千年来人类探讨的话题。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前人的墨宝里,无论是在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中华(女人如花、女人似水、女人温顺如猫、女人狂暴似虎),还是在异域风情的西方世界(西方神话的“盖亚”、大地梭罗笔下的“处女地”),如果稍加留心,我们就会发现不知从何时开始,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自然和女性的世界竟然如此“紧密相连”。是偶然,还是必然?是怜香惜玉,还是有意为之?这背后究竟有何原因?这种原因的背后又有何目的?面对这样的疑问,有着各种或相同或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思考,暂且不论这些思考能够得出何种结论,单是这种思考的过程本身就是有益的,它不但丰富了生态、女性、文学、文化、伦理、正义的理论范畴,而且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看待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然后提醒世界重新思考,我们究竟是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内涵及特征	1
第一节 什么是生态女性主义	1
第二节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哲学	14
第三节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26
第四节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特征	30
第二章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背景	46
第一节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思想渊源	47
一、美国印第安传统生态观	47
二、西方宗教思想中的女性与自然	56
第二节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社会背景	63
一、美国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	63
二、《寂静的春天》的社会影响	69
三、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运动	72
第三章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与发展	75
第一节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	75
第二节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	86
第三节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接受与初步 发展	91

第四章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	109
第一节 墨菲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109
一、墨菲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109
二、墨菲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延展	114
三、墨菲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意义与影响	119
第二节 加尔德的跨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伦理观	124
一、女性主义伦理观对传统伦理观的超越	125
二、跨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伦理观	127
三、跨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伦理观实践应用	132
第三节 莱格勒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 阅读策略	139
一、解放性阅读策略	140
二、对抗式阅读策略	143
三、阅读策略的影响	148
第五章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扩展	155
第一节 环境正义、阶级与性别	155
第二节 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正义	159
第三节 文学批评的正义转向	161
结语：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意义、困境与方向	167
参考文献	173
后 记	193

第一章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内涵及特征

第一节 什么是生态女性主义

要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内涵和特点进行分析,深入了解并探讨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生态女性主义是极其必要的。我们知道,“生态女性主义”一词是在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和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思潮的演进中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但是,“生态女性主义”一词首次提出并不是在美国。该术语是由法国哲学家、女性主义者弗朗西斯·德奥波尼(Francoise d'Eaubonne)于1972年提出使用并于1974年著书立说进行系统阐释。^①

^① 关于德奥波尼正式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的时间上存在细微争议。以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凯伦·沃伦(Karen J. Warren)为首,认为德奥波尼于1974年提出这一术语的研究者占多数,如墨菲、席瓦等(See Patrick D. Murphy. *Literature, Nature, and Other; Ecofeminist Critiqu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5; Vandana Shiva. *Staying Alive: Women,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Zed Books, 1989. Karren J. Warren. *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0)。但是,罗斯玛丽·雷德福·卢瑟在《整合生态女性主义、全球化和世界宗教》(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Integrating Ecofemin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Religions*. N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p. 91)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是20世纪后期出现的一种重要的哲学流派、理论观点和社会分析,并指出“生态女性主义”一词是由德奥波尼在1972年提出的;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See Charlene Spretnak, “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 Contributions of Ecofeminism” in Peter Tucker and Evelyn Grim eds. *Worldviews and Ecology*. Philadelphia: Bucknell Press, 1993, pp. 181-189)。这种混淆给国内的研究者带来了不便,国内大部分学者也认同1974年版的提法,但也有学者认同1972年的说法,仅在此举一例进行佐证,如在一篇《厄休拉的生态女性主义形象解读》中,作者提到“生态女性主义最早是1972年由弗朗希瓦创造的字眼”(参见张霞:《厄休拉的生态女性主义形象解读》,《大众文艺·学术版》,2011年第13期,第115—116页,共2页,第1页)。

美国学者芭芭拉·盖茨(Barbara T. Gates)在论文《生态女性主义的根源》(*A Root of Ecofeminism: Ecoféminisme*)中对法国学者德奥波尼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介绍德奥波尼提出的“生态女性主义”定义及其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将德奥波尼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与同时期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思想进行了对比研究。我们知道,德奥波尼是法国学者,其提及“生态女性主义”术语的著作都是使用法语在法国发表,而后被译介到美国的。语言的障碍,以及生态女性主义当时所处的边缘地位,都直接导致了美国对其整体思想研究的缺乏,而这也使得盖茨这篇论文更显得弥足珍贵。

德奥波尼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两部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论著,盖茨在文中对这两部著作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盖茨指出,德奥波尼的第一部专著是1974年出版的《女性主义·毁灭》(*Le Féminisme ou la Mort*)。德奥波尼在书中对其新近发明的术语——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了解释和说明。盖茨明确提出德奥波尼使用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对一种运动进行定义”^①,并进一步指出这种运动是法国中部女性主义者所发起的,女性主义性质的,有着明确生态思想章程的社会运动。这表明当时的欧洲,生态与性别已经从平行走向交叉,形成联盟,共同对抗社会问题。我们由此也可以推断出欧洲女性参与生态运动的社会运动,也就是欧洲的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在当时欧洲中部引起很大反响。其实,欧洲具有生态意识的女性为争取权益而举行的社会运动,即欧洲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如“改良的弗朗特运动”(Front Reformiste),早在德奥波尼著书对生

^① Barbara T. Gates. "A Root of Ecofeminism: Ecoféminisme", in Greta Gaard and Patrick D. Murphy, eds.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p. 16-17. Also see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New Women/New Earth: Sexist Ideologies and Human Liberation*. New York: Seabury, 1975, p. 16.

态女性主义进行总结之前就已存在。又如盖茨提到的1972年成立的“生态—女性主义中心”〔*Ecologie-Féminisme (Ecology-Feminism Center)*〕^①，就是欧洲中部生态女性主义运动较为活跃的一支，该中心进行了一系列以生态为议题的女性政治运动，当时这种带有生态意识的女性运动即被称为生态女性主义运动（*l'écologie-féminisme*）。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欧洲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提法早在1974年德奥波尼著书立说前就已存在，德奥波尼将这种政治运动理论化，著书理论，对生态女性主义运动进行总结，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定义，同时也对欧洲生态女性主义运动起源的政治运动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德奥波尼的第二部著作是《生态女性主义：革命还是转变？》（*Ecologie éminisme: Révolution or Mutation*），德奥波尼在其生态女性主义第二部曲中继续对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并提出“女性应该行动起来，在拯救地球的同时拯救她们自己，这两种需要在根本上是相互联结的”^②。

通过对盖茨这篇论文进行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德奥波尼并没有给出一个直截了当的生态女性主义定义，而是以总结、描述、举例等手法进行理论的阐释。但是，我们可以对德奥波尼所描述的欧洲生态女性主义的特点进行总结，以便提炼出生态女性主义术语创造伊始的内涵与外延：第一，法国女性主义者德奥波尼1974年正式提出“生态女性主义”一词，并将其理论化，目的是对当时法国兴起的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做出界定和说明。虽然，德奥波尼没有直接指

① 关于生态女性主义中心相关资料可参考 *New French Feminisms: An Anthology*. Elaine Marks and Isabelle de Courtivron, ed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0, p. 25.

② Barbara T. Gates. "A Root of Ecofeminism: Ecoféminisme", in Greta Gaard and Patrick D. Murphy, eds.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pp. 16-17. Also see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New Women/New Earth: Sexist Ideologies and Human Liberati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5, p. 17.

导美国的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但是她对这一术语的解释和说明有助于我们理解其最初的内涵。第二,德奥波尼赋予了“生态女性主义”以内涵,这种内涵是她从女性主义者的视角出发,对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的初探。她认为女性关怀他者,关爱自然。她认为女性的生态意识自古就有,女性在过去负责耕种,曾经是“世界的园丁”^①。现在当女性进行抗议活动时,也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权力,而是为了自然、家园、其他物种和其他的女性同胞们。因此,她认为:女性“从历史上就是和他人、自然相联姻的”,这种联姻的形式是通过“关怀”^②来体现的。而且她进一步提出:“如果给予生态女性主义者她们所要求的,人类就会最终被认为是人,而不是男性或女性,而我们的地球,也因和女性亲近,会重新变得翠绿,适宜所有人的生存。”^③第三,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从其诞生伊始就经历了文化、文明和国度的跨越。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生态危机让人们重新认识自然与女性,并引起整个西方世界的反思。德奥波尼将女性和自然相联结的观点对后来美国的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产生巨大影响,她也因此被奉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奠基人”^④。

德奥波尼所定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自诞生起就得到西方学界的关

① Barbara T. Gates. “A Root of Ecofeminism: Ecoféminisme”, in Greta Gaard and Patrick D. Murphy, eds.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pp. 16-17. Also see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New Women/New Earth: Sexist Ideologies and Human Liberati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5, p. 17.

② Greta Gaard and Patrick D. Murphy, eds.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pp. 16-17.

③ Greta Gaard and Patrick D. Murphy, eds.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pp. 16-17.

④ Greta Gaard and Patrick D. Murphy, eds.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pp. 19-20.

注,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也在这一领域使用得最为广泛。然而,在西方学术界,除了生态女性主义,有着相似提法、相近含义的术语还包括:生态学的女性主义(Ecological Feminism)和环境主义的女性主义(Environmental Feminism),笔者在此对这几种术语的使用简单加以介绍与分析。

在对生态女性主义和环境女性主义进行区分之前,笔者不得不提一下学界现存的生态与环境之争。目前学术界对表述语言的选择上有着很大分歧,是使用生态还是使用环境进行表述?生态与环境内涵相同还是两者水火不容?应该这样说,大部分学者愿意采用生态来进行表述,并普遍认为生态一词可以表达表述者的生物中心主义或生态整体主义的倾向,是对反映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环境一词的拨乱反正。也就是说,对环境一词的使用也就多多少少被认为是带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上述这种对待生态与环境两个词汇的态度显见在此领域的大部分学术著作,笔者也就不在此进行特指。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也有学者倾向于使用环境一词进行表述。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教授就在其所有著作中突出了其对环境一词的热衷倾向。例如,在其著名的《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一书中,布伊尔就特别强调了他为何选择“环境批评”而没有选择较为流行的“生态批评”作为该书题目的原因。笔者现对布伊尔在表述时更倾向于使用环境而非生态主要原因总结如下。第一,他认为强调使用生态批评一词,会使人在感觉上把对生态环境和文学的关系研究和环境运动早期发展过程中所塑造和强调过的知识浅薄的自然崇拜者的形象交汇混淆。他认为,他的做法是为了突出环境批评不同于环境运动早期特点而呈现出的向前发展的趋势,因此他坚信用环境批评代替生态批评是必要的。第二,布伊尔认为环境比生态的涵盖范围更为广阔,更能体现环境问题的复杂状态。他认为所有环境问题不仅包括自然和

人为因素,也包括对都市景观和环境正义等问题的重视。同时他认为使用生态一词容易使人们对这种批评理论的了解只是局限在对早期生态批评者只关注自然的文学想象和只看重环境保护问题的局限性上。第三,他认为,环境批评更加重视文学与环境研究的跨学科、跨文化等特质。第四,他认为,目前对生态的研究已经不自觉地把人排除在外(可能是受深层生态学的影响),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真正忽略自己是不可能的。^①

我们可以看到,布伊尔对词语选择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即便如此,他还是选择了和学术界生态环境相对立的术语进行理论表述。了解布伊尔的批评家们应该知道,作为生态批评的领军人物,单纯因为词语的选择便把布伊尔归纳为人类中心主义,或反生态中心主义是有失偏颇的。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因为布伊尔使用的环境一词就对其是生态中心立场还是人类中心立场加以定性,而要根据其整部书或整篇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思想进行分析。而且,笔者认为使用生态进行表述就是生态中心,使用环境进行表述就是人类中心,这本身就容易陷入二分法的泥沼,本身就是不生态的。笔者不提倡人类中心主义,但笔者在本书中以生态为题,也不会避讳环境一词的使用。

对于“环境的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提法,学者乔尼·西格(Joni Seager)做出了区分。简单总结,她认为环境的女性主义指的是环境运动和女性主义的结合,生态女性主义代表的是20世纪70年代一种独立的社会运动形式。^②西格的区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因为它说明了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是一种独立的运动形式。然而,这种区分的弊端是其简单粗暴地将“生态女

^① 参见[美]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② See Joni Seager. "Rachel Carson Died of Breast Cancer: The Coming of Age of Environmental Feminism". *Sign* 2003, pp. 945-972.